



05115



新樂新史新說新府

諸暨部學種
卷莊歲板

刻萃部新樂府序



樂府始於漢先傳久矣是
以魏改將建酒為乎廟中
與此回為查官渡共十賦

曲不嚴漢也晉改悲思翁
為宣受命朱鷺為靈也祥
共十式曲亦不嚴魏唐太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一

白鳥吉則仍與原名而自
佐已訛少陵張王元白則
自作已詩而初為新樂府
嗣是而後元楊廉夫肯咏
史樂府皆稱鍊美明李棻
陵取二十齋史景擷為古
臯府王弇州稱其奇旨創

誥名語疊出自邕天地間
戈種文寧願楊李心作博
綜前代惟國初尤西坐
言徽明史樂府當日施愚
凶稱爲全史鼓吹嗚乎自
薰魏以來至此備矣亦盛
矣胡萃村則專就思陵十
七事吐事詠之爲新臬府
六十首而曰金陵一載事
附焉其自序第所謂就傳
聞詭學取其奇願治彘得
失出故奢託心篇什誠哉
是言其書始則朱字綠序
以繼則王湖邨序出於唐

元明之所推新樂府擬樂
府者未知何如狀皆鈔本
無錄板也予特發其用書
渙厚措詞詳明而效篇題
序所載昔事尤足補史書
所未備讀是編者可以興
可臥觀乎此懲惡而勸善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三

曰亟為授梓以廣典傳云
一奉衛心郭雲怡卿甫并
隸於學種粦莖止果亭書

茨村新樂府序

宿松朱書讀茨村新樂府而歎也曰嗟乎明之亡也固若斯之易乎得天下有二道曰英明曰寬厚失天下亦有二道曰剛愎曰愚柔崇禎英明而宏光亦不失爲寬厚宜可以守天下而無夫而究與剛愎愚柔同盡悲夫衛靈公無道以圉賈鮪三人而不喪今卽使堯舜在上而所用者溫體仁馬士英亦必不能治況其他乎齊桓公用管仲而霸用豎刁易牙開方而幾于亡唐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一

明皇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平用李林甫楊國忠而顛覆其社稷然則用得其人剛愎卽爲英明愚柔卽爲寬厚用失其人英明卽爲剛愎寬厚卽爲愚柔天下事在君上亦在臣工耳若夫欲用而無其人與雖有其人而不能盡其用以至於非所當用而用之不疑此又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新樂府六十篇首信王至而終之以鍾山樹至于三罪輔則尤致歎息痛恨于其人晚明十餘年廢興成敗蓋班班焉而哀思反覆

有過於麥秀漸漸禾黍離離之音長歌之悲勝於痛哭豈但白頭宮人說開元天寶遺事而已乎唐人樂府沿習舊題惟杜工部獨創新格若石壕吏無家別悲陳濤塞蘆子哀江頭皆以樂府寫時事說者謂渾雄沉鬱較李白樂府諸作更勝嗣是作者寥寥明初楊維禎頗稱傑出而後茶陵李東陽振其墜緒而益推大之然氣象萎蕪去少陵野老之遺蓋已遠矣今得先生是篇讀之上下少陵以詩爲史先生以史爲詩

夷村咏史新樂府

序

二

直可並席不讓書嘗謂有明之盛遠駕唐宋然唐自天寶始亂宋自靖康始削猶延祀百有餘年明則全盛之天下不十餘年而漸滅殊不可曉讀先生之詩而客魏煽禍以後女謁宦寺藩鎮權臣凡唐宋之禍階兼輳並集嗚呼此其所以忽焉而亡也與向使錢龍錫成基命何如寵終在閣孫承宗終在關范景文李邦華終秉樞盧象昇終辦賊則崇禎之英明可以無爲而自治顧與宏光同其亡豈不哀哉書旣傷前世敗

亡之速而又喜先生之詩之能存其真也于是
手抄全卷藏于行笥因爲之序而歸之宿松朱
書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三

風雅變爲樂府樂府古詩也咏之者因意立名
後人襲其名而意失獨少陵感時事諸古作
不襲舊名直陳時事有樂府之遺音得風人之
義旨至白香山紀所見事古調五十篇名曰新
樂府當長慶之時爲君爲臣爲民爲事而作播
之樂章足以傳信進而元白之後張籍王建繼
之明初楊鐵崖李東陽俱以樂府名東陽則有
擬古樂府百篇立題揣述古事自晉申生怨至
明尊經閣上下二千年其間之忠臣孝子義勇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四

奸佞以及女流賤類就其時與事而褒貶論斷
之言之繁簡各得其當此二種皆予少時先君
命爲熟誦至今未忘也壬寅秋得山陰金射堂
咏古樂府四十篇自漢至宋千四百餘年忠孝
才節隱顯智勇貴賤奸佞之可敬可羨可恨可
傷可驚可畏可哭可歌者四十人中而婦人女
子居其八噫蓋有意存焉新城王司寇謂其爲
東陽之後一人予因合樂府並存又曾于朱字
綠杜溪文稿中見茨村樂府一敘極言其所記

明末時事甚詳而字綠抄存笥中恨未之見癸卯秋偶于友人架上見有是書抄本始知茨村姓胡而無名字綠序樂府六十篇紀明末崇禎及宏光十八年間時事爲君爲臣爲民爲事而作足以傳信與香山新樂府之義旨合因借錄并合錄朱序于前而附於香山之後朝代雖殊其義同而名同也癸卯中秋後五日王著謹識于湖村之瞰浙樓時年七十有五

去歲抄此樂府并附錄朱字綠序於其前胡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五

茨村不知其名而字綠爲之序意以爲亦皖人也偶閱如皋許賓夫谷園印譜乃燕越胡介社授梓介社號循齋又號茨村壬戌春官湖北僉憲其尊人曾珥筆禁苑見述於樂府終篇題序中甲辰中秋後十日湖村著又識茨村父兆龍字予袞順天籍山陰人順治丙戌科十四名進士翰林院編修癸巳科典試湖廣正主考陞侍讀至少宰茨村字存仁官至觀察與張菊人倪闡公安好

咏史新樂府六十首自序

讀史至明之季世輒憤懣詫歎爲之推卷起立
多不忍竟其篇蓋自漢唐宋以來亡國之事不
少大抵其主昏庸失道有臣不能用而法度漸
以陵遲甚者政柄潛移大權旁落斯宗社隨之
以滅要未有如明之懷宗以英明仁儉之主勵
精圖治於上賢才輩出亦一時効力於其間卽
或一二僉壬迭興更廢曾無所錮蔽或溺而天
命旣改卒難挽回愈救愈窮遂與昏庸失道之
主同其淪覆此易世而後爲之感慨不平者也
間就傳聞諸逸事取其有關治亂得失之故者
託之篇什如干首而以金陵竊號者附焉夫懷
宗十七載焦勞卒之身死社稷不可指爲亡國
主與金陵並稱附金陵正所以表懷宗也有識
者覽觀及此而涇渭判然矣今

聖世敦崇前代南北陵寢保護有加且

特命儒臣開纂修明史之館次第將告成某村野
不文其敢預論斷之末亦聊以存是非而抒已

見耳題曰咏史新樂府體則依古而辭則創今
不敢以詩史自居亦不敢以樂府相襲云

茨村咏史新樂府

序

七

詠史新樂府

不煩以詩史自居亦不敢以樂府相襲云
見耳題曰詠史新樂府體則依古而辭則創今

茨村遺照
也石云其拳

茨村咏史新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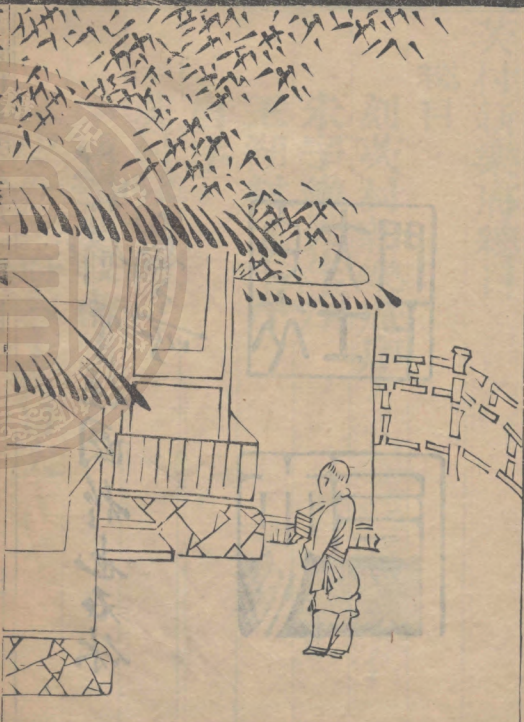
圖



學種卷壯
校書園

茨村咏史新樂府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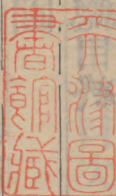
怡
 御
 雲
 任
 國
 於
 也
 石
 休
 息
 之
 所

白
 衣
 大
 士
 門
 下

石
 休

茨村新樂府總目

總目



刻茨村新樂府序

朱字綠先生序

王湖村先生序

自序

茨村咏史圖

學種花莊較書圖

咏史新樂府六十首目次

茨村咏史新樂府

總目

一

咏史新樂府卷之上

咏史新樂府卷之下

趙白魚後敘

附錄

書懿安皇后事

賀宿紀聞

一卷山人雲編於鋤經灌書

之圃

茨村咏史新樂府總目終

茨村咏史新樂府六十首目次

卷之上

信王至

嘉善生

內丁散

阜城死

浣衣局

蕭靈犀

酌中志

黃包袱

阮光祿

詔獄開

諸公子

撒內臣

枚卜訟

東江歎

茨村咏史新樂府

目次

美人圖

兩賊渠

劉狀元

誠意伯

復社行

漳海疏

承乾宮

新女子

九蓮見

盧家軍

閣臣來

江夏哭

決黃河

乩仙降

懷總憲

卷之下

樂府六十首目次

浙司農

三罪輔

京師疫

悲潼關

東陽恨

京營弊

內帑疑

南遷議

老皇親

開城門

哀思皇

懿安后

長公主

養士報

衣冠辱

圓圓曲

七不可

四鎮封

英村咏史新樂府

目次

二

翻逆案

迎太后

選淑女

一司李

睢陽變

假太子

清君側

假皇后

文丞相

黃大哥

忠乞兒

方馬兵

鍾山樹

茨村咏史新樂府卷之上

句無郭雲也石甫叅訂男

宏堯唐臣宏圖書城

全校

信王至

懷宗爲光宗第五子熹宗異母弟天啓二
年九月封信王六年十一月就外邸爲逆
璫魏忠賢所忌常稱疾不朝七年八月初
熹宗病篤忠賢欲令嬪妃假稱有娠而竊
魏良卿子入輔之如新莽之於孺子嬰張
皇后執不可乃於十一日承命召信王至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一

熹宗曰吾弟當爲堯舜又諄諄以善視中
宮爲託且曰忠賢當委用王懼求出禱願
以身代與忠賢語涕泗橫流熹宗聞之曰
弟弟愛我遂得出至八月二十一日熹宗
已晏駕諸奸祕不傳翌日凶問彰露始宣
皇后旨告外忠賢遣其黨涂文輔等迎王
入宮王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
物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一
奄攜劔過取視之留几上聞巡邏聲躬自

慰勞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以光祿
寺對遽宣令旨取給歡聲如雷二十四日
卽皇帝位於皇極殿

委鬼坐當頭茄花紅滿地秋風忽動鬼花驚皇
帝彌留信王至外舍蓄陰謀中宮持大義逆孽
汝何人乃敢干天位信王至帝猶視汝爲堯舜
於子治中宮託罷託逆奄民生國計無他事是
時承命憂且危榻前拜跪惟流涕亟請出禱誠
感通退避倉皇心膽悸大行晏駕祕不宜諸奸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二

叵測知何意再來迎請攜食隨秉燭看劍非容
易夜半起歡呼周廬傳給賜轉使上公愁奈何
信王至

嘉善生

帝旣卽位所以優禮忠賢者一如熹宗神
明內操不露圭角且忠賢黨盛莫發其奸
御史楊維垣本逆黨知其局必敗首叅崔
呈秀以自攜貳猶未敢刺忠賢也工部添
註主事陸澄源兵部新陞主事錢元愨交

章直罪忠賢帝以新進小臣出位妄言責
之至嘉善貢生錢嘉徵十大罪疏上乃痛
快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于帝帝不爲動
又風內閣擬嚴綸以進及得旨魏忠賢事
體朕心自有獨斷云云語氣甚和舉朝皆
知上意所在忠賢輩始懼不自安未幾忠
賢引疾遂准私家調理矣

虎而翼當九闔爪牙利肘腋躡欲驅除厯至尊
彼外廷皆昏昏非乾兒卽義孫忽攜貳楊維垣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猶回護敢斥言兩主事窮株根錢元愆陸澄源
一添註一新掄滿朝濟濟慙公卿更有一錢嘉
善生十大罪疏辭縱橫逆初讀之氣不平痛哭
訴帝帝無聲乃提閣老如孩嬰嚴綸擬進當殿
呈御筆塗竄逆璫驚朕心獨斷真神明旋乾轉
坤何輕輕

內丁散

帝御內教場閱操操畢令諸武奄俱赴兵
部領賞一時盡出傳諭內丁著各散歸私

宅不許復入肘腋隱憂銷于俄頃次日早
朝傳諭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東安侯
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降指
揮僉事十一月降忠賢淨軍發往鳳陽以
次翦除不動聲色真英主也初熹宗大漸
召帝入內忠勇營提督太監涂文輔帥兵
護衛後告人曰當日天命未改忠賢未敢
有逆謀否則帝之命懸於逆手耳

彼奄而武環伺宮府名曰內丁逆賢所撫惟帝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四

念哉亟翦其羽閱操頒賜翳司馬是取卽時解
散詔書尺五私宅各歸如風捲土不復團結誰
能步伍隱憂旣消廓然天宇以次掃除人心快
觀緬懷疇昔懸危一縷入忠勇營眠同抱虎社
稷之靈祖宗之祐豈曰無徵言由文輔內丁散
兮逆璫孤帝英明兮何如主

阜城死

忠賢旣謫鳳陽途中猶盛輿衛帝諭兵部
曰逆惡魏忠賢本當肆市以雪衆寃姑從

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
蓄亡命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
心甚惡著錦衣衛當卽差的當官旗去扭
解押付彼此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羣奸該
撫按官卽行擒拏具奏旨下官騎方出京
忠賢與腹奄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次朝
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早爲計忠賢自度
不能免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死
于旅店從衆立刻星散次年二月奉旨磔

屍梟首河間府西門先是忠賢未入宮時
好賭好酒色鮮衣美食不事生產人以僂
子目之後見其進香涿州祭水琉璃河儀
從奢靡皆竊歎曰僂子舊病發矣忠賢生
前作壽藏壯麗侔陵寢國變後名下奄猶
葬其衣冠今在碧雲寺

肅寧生阜城死河間梟首皆故里僂子舊病今
乃亡盛陳輿衛何爲爾當年進香來涿州復祭
琉璃河下水千乘萬騎風肅然儀從分明通天

子逆謀縱使未成形無將之罪同不軌磔汝屍
當肆市飽餉烏鳶餵犬豕恨不及生鬻食之一
寸肌膚一寸匕衆冤欲雪不易雪剗腦屠腸敲
骨髓衣冠誰爲藏陵寢輒敢擬碧雲寺後高插
天

聖朝國法猶宜毀

浣衣局

乾清宮東西各有房五所爲宮婢秩尊者
所居熹宗乳媪客氏旣封奉聖夫人遷居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六

乾西二所在宮中乘小轎張青紗蓋與妃
嬪無異宮人有菜戶猶民間之夫婦也客
氏菜戶初爲王國臣與魏忠賢狎忠賢遂
得潛通客氏一日夜將半兩人爭擁客氏
闖於乾清宮西煖閣熹宗驚起兩人偕客
氏跪聽處分熹宗笑問曰客奶奶你處心
要跟誰我替你斷客氏微露厭薄國臣之
意次日得旨勒令國臣告病忠賢尋縊殺
之自是安據客氏客氏置一第於席市街

北志賢置第街南相去數武春日遊西苑
漑酒私誓他日子告願偕老于此客氏每
歸私第先期奏聞特旨差貴近內臣護送
其出每以五更提爐薰名香以百計蟒玉
持硬弓防牌圍隨者以二三百計紗燈燒
燭以千計自宮中乘小轎經過乾清門西
一空至西下馬門舊制宮眷內臣不許乘
車馬過一空也時大學士沈灌與客氏有
私其數歸頗爲此人皆指爲嬖相客氏直

房一在鳳彩門與忠賢密晤之所歸私第
未旬日忠賢必矯旨召入共晨夕焉崔呈
秀旣進二錄忠賢悅甚目爲聖書付王體
乾輩各抄一本每日閱廷臣章奏涉錄中
姓名卽粘寸許紙條記責處齋送忠賢直
房且讀且解蓋忠賢不知書也忠賢猶慮
遺誤夜宴畢再偕客氏細商責處當否移
時方就寢客氏亦不知書而強記尤勝忠
賢忠賢用輕紅紗繡花鳥作大幔恒與客

氏密語其中客氏憚張后嚴明謗以蜚語
謂海寇孫官哥所生非張氏出且揚言欲
修築安樂堂行廢后故事又將遣名下宮
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后聞之窘甚適客
氏歸私第其母動以危言乃止張裕妃被
寵客氏嫉之旣而有娠鋪宮膺冊妃禮而
過期不育乃力譖於熹宗盡逐侍從閉空
室中餓死范慧妃失愛李成妃獨侍寢密
爲乞憐客氏知之矯旨革李封絕其飲食

李幸預備不死黜爲宮人客氏所進御膳
熹宗性尤甘宮中稱老太家膳滇南雞縱
菜價最貴熹宗性所嗜嘗撒以賜客氏客
氏教宮女效江南妝作廣袖低髻宮眷搗
桑葉取汁雜諸香物用以拭髻惟客氏命
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偶欲拭髻挹諸
人口中津用之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
名曰羣仙液令人至老無白髮露行花爐
銀之說卽牽牛也宮中舊無此種客氏自

民間傳入京師輕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
其容氏之象與熹宗崩帝卽位容氏自內
出赴梓宮前手持小黃袱悉斂熹宗胎髮
指爪置御座叩頭痛哭而去九月告歸私
家十月奉旨籍沒押赴浣衣局收管十一
月命乾清宮牌子趙本政臨局笞死屍發
淨樂堂焚化揚灰

乾西所金屋貯彼何人斯入室處妃耶嬪耶孰
侍侶張蓋乘輿行禁籞西煖閣御床脚兩雄爭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九

一雌夜半起相搏披衣命燭驚至尊不動天威
翻笑嚙朕爲汝斷欲從誰多謝君王念帷薄情
知新人厚覺與故人薄故人去兮悲復悲新人
留兮樂上樂席市街列戟排南北對闕東西階
他年請告投老偕雙棲并宿鳴啾啾瀝酒誓忽
乖奈何別繫他人懷昨日奏聞私第去近臣護
送傳宣差五鼓未終開大內爇香燒燭煙雲霾
圍隨大璫千百數蟒衣玉帶持防牌西一空前
車不下踏地不慣塵侵鞵到門卽呼嬖相入起

居未畢先詆諧浹旬爲期亦未久上公懊惱臨
空齋鳳彩門直廬存矯旨召入同朝昏是何赫
赫各公卿不是乾兒卽義孫進呈二錄上公喜
聖書歎絕嘗披緋夜宴沉沉不就寢蛾眉坐擁
還評論目不知書性強記脂粉細印春纖痕血
色紗厨活花鳥鴛鴦一枕銷人魂巫山巫峽半
雲雨侵晨散作飛霜繁安樂堂事非常中宮母
后本姓張巖明可憚思中傷詆毀家世爲不良
欲請修築長門長裕妃餓死成妃黜後宮幸御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十

誰專房食非老太膳不飽御饌亦復頻分嘗妖
冶偏工爲蠱媚廣袖低髻江南妝羣仙液用髮
不白美人唾津仙人方露行花叢那畏露多露
政使顏色芳收藏爪髮豈但已玩弄股掌如昭
陽宮車宴駕身不殉私家只擬歸徜徉浣衣局
好結束梨花狼藉飄香至玉骨收來鑱連屬以
風爲葬火爲浴蔓草黃沙展衾褥君不見淨樂
堂前無點塵奉聖夫人死不俗

崔呈秀以御史巡鹽淮揚貪污狼藉爲總
憲高公疏劾罷職勘問乃拜忠賢爲義父
且尊稱上公祖爺得復原官遂與忠賢計
殺高公等排陷善類不遺餘力未及二年
躡陞司空管大工兼總憲晉宮保蔭金吾
納賄招權家累百萬父死禮臣疏請卹典
稱在天之靈母死奪情仍攝大司馬陞其
弟凝秀浙江總兵嬖妾蕭靈犀故娼也兄
惟中脫樂籍濫授密雲都司尋陞叅將子

鐸黃緣中式順天鄉試懷宗登極楊維垣
首糾之賈繼春等先後悉發其奸削職歸
歸而攻者益衆又聞忠賢之死知不免羅
列珍玩寶器與靈犀縱飲已而相對泣盡
碎諸器自縊死靈犀亦自刎

蕭靈犀娼家婦生命不諧作配呈秀呈秀者何
人驄馬豸冠忝竊惠文而杜後官淮巡方賊私
狼藉不容於君子若苗之有莠姓名掛白簡官
罷身危乃鋌而走甘心爲奄寺兒孫歲時伏臘

捧觴上壽朝拜司空暮拜總憲大工大權在手
晉宮保蔭金吾高官厚祿如攜如取貪婪猶未
足惟賄是求嗤汝黃金柱北斗母喪不肯憂歸
轉坐司馬堂錦衣玉帶精神抖擻弟總戎子孝
廉朝廷名器冒濫相授受靈犀兄脫媚優籍位
列干城赳赳此數者尙不足道咄汝胡爲反噬
正人誅鋤善類日夕奄寺嗾嗟吁呈秀行同猨
狗謂他人父亦孔之醜在天之靈有餘恫否謂
他人父何以處其母靈犀雖媚家忍呼奄寺舅
奄寺誅當駢首不如早覓死所亟近婦人飲醇
酒平生寶玩椎碎之不碎終爲他人有但不能
捨蕭靈犀知更誰家執箕帚媚女空床難獨守
靈犀拭淚前致詞君雖負國妾斷不君負相隨
死地下惜哉蕭靈犀身殉匪類不如仍向媚家
倚門獻笑何患無良偶

酌中志

內監劉若愚萬厯中選入宮隸大璫陳矩
名下頗通文義稍遷司禮監丞天啓初年

出爲御馬監外厰太監蓋忠賢所擠也後
李永貞任用之命經營文書始掛黨籍忠
賢敗楊維垣叅爲逆瑄腹奄降淨軍發孝
陵種菜旋以李實叅周起元等七君子原
疏係空印本硃上蓋墨乃李永貞僞造而
若愚爲之填寫遂與永貞俱擬極刑若愚
屢揭稱冤在獄中著書曰酌中志畧備陳
當時始末乘間投上帝覽之惻然心愍若
愚改決不待時爲秋後改爲緩竟得免死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七

其實忠賢腹黨以王體乾李永貞李朝欽
涂文輔石元雅等爲最維時朝欽同縊永
貞正法體乾擬斬文輔元雅等且輕擬遣
戍情罪果不倫也若愚奄而髡以此自異
帝政事之暇恒以酌中志叅內臣顧問其
見採如此志有古今文兩本帝所覽爲今
文士大夫亦竇爲枕祕焉

奄而髡殆非奄奄而文自不羣可惜矯矯劉若
愚乃爲永貞管文書七君子獄誰主使填寫墨

迹焉可誣莫謂覆盆難見天酌中志上君王憐
當日廷平失輕重文輔元雅纔戍邊若愚之罪
豈在二奸下幸不夾斃同體乾酌中志詞爛然
始末詳陳頗次第君王朝罷時開編聞說古文
餘別本不知何事失流傳

黃包袱

帝在藩邸素惡忠賢之黨既處忠賢卽欲
定逆案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請帝怒
其不稱旨諭以諛誦贊導速化爲題且云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古

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至于此
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帝召同輔李標等
及冢宰王永光入指示一黃包袱曰此皆
紅本媚璫實迹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
以不習三尺永光以止習考功法不習刑
名對乃命總憲曹于汴同事時張瑞圖來
宗道皆不列帝問故爌等辭以無事實帝
曰瑞圖以善書爲忠賢役宗道題崔呈秀
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

春何以不處永光奏繼春請善待選侍不
失厚道後雖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
帝曰惟其反覆所以爲小人俱命增入遂
定逆案頒行天下然當時猶謂未能窮治
其黨案中亦多輕重失平

天清清地蕩蕩崇禎改元日月朗帝懷穆矣中
夜思逆惡雖誅猶有黨不將定案示臣民舉錯
誰能分直枉在廷首鼠持兩端按籍寥寥多漏
網那知藩邸人旁觀罪狀分明如指掌欲求實

英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迹無可憑黃包袱內皆標榜當時媚璫恐不力
何異楊雄頌新莽姓名一入紅本中湔洗終身
休作想瑞圖悔被善書誤宗道謾託行文妄尤
因反覆恨繼春帝鑒絲毫真不爽惜哉當路非
至公輕重權衡失銖兩獨有千秋垂戒心逆案
頒行天下仰

阮光祿

阮大鍼與左公光斗同里頗相善初由行
人考選垣中以清流自命天啓四年吏垣

闕都諫大鍼敘當補適在籍左公時爲僉
憲以書招之至則衆論欲與魏公大中左
公意亦中變大鍼怒亟通內得之蓋始走
捷徑叛東林也遂恨左公入骨後左魏之
禍人以爲早伏于此性機巧工于占筮視
事三日卽請告去仍以闕讓魏公六年召
起太常少卿心知忠賢不可久恃數月復
告歸凡書幣通問隨購其名刺出故籍忠
賢時無片紙可據崇禎元年召起光祿卿

中途作二疏一疏特參魏崔一疏爲七年
合算以熹宗在位七年中四年以後亂政
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
年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安者東林
也諭役持示楊維垣若時局全翻則上前
疏脫猶未定則上合算之疏會維垣方與
倪公元璐相持得合算疏大喜卽上之從
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鍼比于諸奄黨矣旋
被劾罷已而魏公子學濂血疏稱大鍼實

殺其父卒用是削奪配贖名列欽定逆案
十七年不能吐氣福王竊號馬士英薦其
知兵起少司馬晉中樞筦戎政竊權樹黨
報怨殺人與維垣等比爲亡國 本朝下
江南大鉞投誠願効力軍前隨征入閩以
飲食聲技諂奉主兵者自謂閩撫在其掌
握行至仙霞嶺徒步先登示瞿鏞力竭斃
嶺上時年已六十無子竟絕嗣大鉞被錮
久熱中一官嘗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

官萬事足其任中樞視師江上衣素蟒圍
碧玉見者詫爲梨園妝束同時宗伯錢謙
益妓爲妻者柳如是隱冠插雉羽戎服乘
騎游行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爲倡
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大鉞
精于音律能填詞所譜燕子箋春燈謎諸
劇多盛行於世

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熱中見題門鄙故阮
光祿光祿初出時頗亦知清濁依附同里賢聲

氣相連屬言路重首垣汲引在當軸公論不見
與安得私鄉曲左公意中變直道夫豈惡僉壬
遂易心捷徑走促數邪正條分途一往不可復
乃欲用機詐塗飾人耳目首垣與卿寺告歸良
已速通內減連名幸免一時戮光祿膺特召已
邀非分福如何懷躁進兩疏手自錄中途遣信
使諮謀託心腹向背決片言占望趨時局七年
巧合算明立小人鵠衆正悉寒心同仇思食肉
彈射來交章帝聰如轉燭一官竟削奪一身僅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六

配贖蒙頭十七年天地苦踏蹋陰陽迭消長禍
福互倚伏昏庸柄權奸際會乘百六光祿浴中
樞同臭自相逐營私共植黨恩讐快所欲門戶
奮臂爭邦家旋踵覆方且爲鯨鯢徒然鬪蠻觸
與朝善任使汝豈堪臣僕亡國已明徵有何
力可戮從軍入閩疆節鉞誇掌握逢迎遍戲下
斗帳伺晨旭飢時進肥甘飽卽陳絲竹衆口劇
談笑留連常信宿平生倡優羣排場本爛熟衣
冠何代制淡雅好裝束素碧換朱緋驚看是蟒

玉誰家女嬌嬈插羽矜戎服大兵及大禮丰采
競彬郁人妖識者憂喪敗國再辱不誅尙寬貸
妄更希寵渥矍鑠逞先登一蹶隕崖谷無子身
果輕冥罰等赤族地下汝勿悲樂府今尸祝俎
豆亦千秋優伶皆嗣續

詔獄開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
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獨鬱錮積冤氣未
伸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九

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罪
可憫者卽與褒贈廕卹其削奪牽連者卽
與復官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
羈囚者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
德時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解在獄
上諭出應卽釋放猶有奮筆批牘改斬爲
戍者蓋逆黨尙未盡除也未幾刑部題請
釋放世揚及原任湖廣道御史方震孺原
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已復因震孺疏請諭

法司在外監禁諸人照數公審確議

崔魏極詔獄開好生帝德真巍巍改斬爲戍豈
稱旨逆黨持局胡爲哉司寇封章陳玉几蒙恩
釋放三人耳從前逆焰如風雷多少遊魂沉獄
底生不及見新天子天子詔下囚纍臣從中達
外雨露均并勅所司同一體海內自此無冤人
忠良縱復能餘幾正氣猶令死後伸

諸公子

左都御史高公攀龍子世儒左副都御史

葵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楊公漣子之易左簽都御史左公光斗子

國柱右僉都御史周公起元子彥陞左諭

德繆公昌期子虛白太僕寺少卿周公朝

瑞子命寧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子學

濂御史袁公化中子周宗建子廷

祚李公應昇子遜之黃公尊素子宗羲吏

部員外郎周公順昌子茂蘭陝西副使顧

公大章子麟生先後具疏鳴冤俱下部議

覆贈官蔭子子祭葬賜諡有差內魏學濂

周茂蘭刺血繕疏帝責其非體著通政司
申飭以後毋得封進先是魏公子學伊匍
匍斂父屍一慟而絕人謂忠孝萃于一門
後學濂成進士官庶常甲申之變乃受僞
職人多惜之

人生最貴惟名教爲臣則忠子則孝各隨所遇
立綱常宇宙中間無二道有明季世瑞禍奇衆
正同時殺身暴備嘗五毒無完膚血肉淋漓骨
顛倒成仁取義矢志堅氣定神閒讀書效此豈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可沒千秋光白日青天相照耀更傳忠孝萃一
門公子象賢何獨肖一公子死魂不孤羣公子
活閭可叫贈官賜諡祭葬繁別有殊榮褒廟貌
賞延世及誰不然意氣才華並英妙羣公子讀
明詔破涕爲歡開口笑泉下當思父與兄受主
恩深期汝報可惜椎心刺血人反面事讐逢未
造

撤內臣

帝初卽位卽撤回各邊鎮守內臣外事俱

委督撫然性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
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
監視行營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
戶工二部錢糧錢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
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
各監視兵餉十月命王應朝往關寧張國
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
各監軍十一月命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
吳真監視登島兵餉廷臣公疏諫止帝召

吏部尙書閔洪學等諭曰諸臣公疏諫用
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
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啓年用的
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若諸臣肯實心做
事要撤也不難卽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
不堪卽行變賣如此解他何用又海禁當
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
是不肯實心做事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
再三曰文武官肯齊心替國家做事只內

臣要撤也不難此後論者益衆皆不省直至八年六月諭戶兵工三部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尚久非營私謝過甚有從而剝削爲陞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稍清諸臣亦有省于中矣今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逼遠高

起潛兼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提督仍照常十七年三月賊信漸逼復以太監杜之秩監唐通軍又命高起潛杜勳等分保天津真保宣府各鎮監軍賊陷宣府杜勳降高起潛奔鎮走入居庸杜之秩降薄京勳縋城上語諸璫我輩富貴自在是夕守城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

撤內臣也不難帝初卽位曾獨斷封章豈必因言官外事從今委督撫各邊鎮守皆徵還諸臣

若果稱任使終帝之世無改觀奈何不肯實心
做每勞英主臨朝歎撤內臣遂不易盈廷空復
陳封事祖訓分明那敢忘間用權宜一時計諸
臣束手怕擔當天子孤立誰委寄賣馬渾忘政
可修禁海止云島應棄負君負國只肥家翻覺
公忠遜奄寺仍將再撤信初心八九年餘柄不
侵時危勢迫中無主再撤再用來僉壬正殿須
臾坐躋蹈貂璫屈指多從逆偽命同汙士大夫
此輩奴頑何足責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枚卜訟

崇禎元年十一月會推閣臣以禮部侍郎
錢謙益等九人名上禮部尙書溫體仁憤
其不得與疏糾謙益與同邑門人瞿式耜
結黨把持且訐謙益辛酉科主試浙江賄
中錢千秋故事會推閣臣九卿科道公同
擬議雖冢宰總憲主之于上而實則文選
郎吏科都掌河南道三人爲政臺省中鋒
啓果銳者皆得與聞時式耜新入垣有聲佐謙

益把持甚力體仁與禮部侍郎周延儒並資序相應而不得與兩人謀合體仁遂出疏帝召諸臣廷辯體仁言如湧泉延儒證之謙益出不意噤不能對吏科都掌章允儒掌河南道房可壯助謙益斥溫周帝惡其黨下錢瞿于理黜爲編氓盡謫章房輩并罷枚卜于是攻溫周者章滿公車朝堂幾訟庭矣未幾兩人先後以中旨入閣攻之愈衆帝信爲孤立眷之也愈深又四年

周去任而溫爲首輔至九年錢瞿邑人陳履謙張漢儒許奏錢瞿把持地方婪贓巨萬旨下撫按提解體仁耿耿下石而巡撫張國維爲謙益浙闈所得士力爲調護延至半載方到而謙益復計通司禮太監曹化淳逐體仁去而後卽訊僅坐城旦歸及福王竊號謙益起爲大宗伯諂附時相馬士英士英要以薦其所讐之蔡奕琛楊維垣則從之又要以劾其同志之侯峒曾夏

允彛卽具疏未及上而國亡留都之陷遶
牀走者一夜卒不死初謙益甫登第人卽
以東林領袖目之已亦以黨魁自命至此
名實俱喪後國維殉難會稽式柩殉難桂
林世謂謙益有愧焉千秋事場前有一道
士一吏胥持謙益關節售三千金令其以
一朝平步上青天句爲七篇結尾榜後人
言籍籍謙益具疏檢舉指天而誓其辭甚
苦或謂仇人假此中傷然千秋問遣後自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美

戊所逃回出入門下頗密人亦未免致疑
顧此事於謙益猶末節也

枚卜是何事乃亦興訟端温周固當誅錢罪寧
可寬把持原有黨自取封章彈援多益不救孤
立位轉安彼相此爲民眼熱心更寒緣事復下
石其勢如激湍逐去始就理反覆生波瀾奇計
通內廷詭祕不易殫嗚呼帝明聖汝輩天猶瞞
平情論二族黑白分殊難曲直尙各半矧用判
賢奸尙令錢易温門戶相糾縵文貌或差勝相

業詎足觀不信視末路江左局已殘違心輒向
背徒博時相歡國亡身不殉夜走徒蹒跚大節
旣以虧餘事爭索瘢一朝平步上青天篇中強
綴詩人句縱使無心應有目豈便蒙頭坐雲霧
胥吏道士果何人朦朧但遭千秋戍戍歸還復
入門墻朝與爲朝暮與暮自是姓同無所嫌師
生衣鉢親須付泉臺若念張與瞿不堪反作招
魂賦

東江歎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毛

毛文龍浙之仁和人以名色弁流調發應
援朝鮮歷任旅順守備遼東叅將遼陷率
其伍自海道回南中途計擒叛將間關報
捷巡撫王化貞爲奏請授總兵官開鎮東
江東江卽海中皮島當遼東朝鮮登萊三
面孔道遠破後流亡得存者皆居之毛于
是招集爲兵聯絡分布屹然成重鎮雖不
無糜朝廷餉而牽制實爲有功又商賈通
行南北貨往來咸赴鎮掛號乃得發資其

財力益以富饒不數年累加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督師袁崇煥之出也與錢相龍錫謀殺毛假犒軍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次日報謁袁亦置酒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就坐擒斬之疏稱其逆迹昭然機不容失且請擅殺之罪帝優詔慰答遂撤東江總兵官未幾袁敗仍設鎮總兵者爲劉興治陳繼盛黃龍沈世魁威名遠不及毛世魁本牙行有女絕色毛納爲

妾寵冠一時更歷毛劉陳黃四姓至黃死前此婦乃亡黃死而世魁代鎮世魁死從子志祥冀代不得廷議又欲撤島遂叛東江失朝鮮亦失說者謂自撤藩籬實袁始作俑云初毛盛時獲貂書幣走津要如織松江處士陳繼儒負盛名方遊輦下獨不及心啣之甚適于錢相坐談東江事言毛跋扈僭越當斬狀錢素信服陳因以語袁禍釀于微細而中于封疆可慨也抑橫議

之罪真不容誅矣袁性孝奉母軍中每事
諮稟而後行母嘗勸勿圖毛袁唯唯犒軍
之役母心竊疑于其歸遣人迎視還報曰
無他異但雙劍前導軍容甚嚴耳母頓足
曰噫毛帥戮矣犬子果誤國吾不知死所
矣卽日促裝旋鄉里不許袁復見焉袁賜
尚方得便宜誅文武臣毛亦賜尚方便宜
誅文武臣袁旣誅毛并收其劍也

東江鎮將軍坐掛平遼印本因徼幸取功名招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无

集流亡事粗定設兵請餉日紛紜海外有呼無
不應幾會大捷報朝廷犬牙牽制惟乘釁地當
三面往來衝商賈通行漸繁盛僭越人猜跋扈
心驕奢自倚雄豪性頗思富貴保終身賂遺絡
繹當途進馱載襍貂入國門書幣交通皆執政
豈識新來大布衣一言能制將軍命布衣果何
言能令丞相聽耳語授督師不妨違母訓犒軍
一出雙劍回忍使慈闈隔衰髯毛帥親疏孰與
兒只緣誤國愁同盡將軍身後亦可憐愛妾紅

妝更四姓阿翁真不愧冰清歲暮淒涼代兵柄
物在人亡彼一時藩籬非復朝廷境乃知橫議
不容誅千古微言宗孔孟君不見東江鎮

美人圖

崇禎二年十月京師戒嚴四川石砮女帥
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
四詩旌之其末章有曰試看他年麟閣上
丹青先畫美人圖十二年八月閣部楊嗣

昌督師勦張獻忠秦復以兵會時軍中有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兩良玉其一左帥左帥雖多戰功而實縱
獻賊秦則盛兵維門阨羅汝才于百子溪
不得犯巫山又與獻忠戰上馬蓋始終盡

力云

女將軍絕代無雲爲髻雪爲膚目黑白唇丹朱
腰若柳香流蘇初生月妍雙趺隱冠雉尾麗且
都唐猊細鏡烏鬢鞞蜀錦征袍紅縠糊桃花馬
上逞輕軀上馬下馬不用扶前導繡螭弧手調
金僕姑當場盡道好問是誰家姝遙遙溯華胄

云自秦羅敷世代相傳有門闕土司承襲同分
符永錫綸封號石砮擎天半壁西南隅天柱傾
危地維震勤王入衛來長途帝聞動容亟召見
男兒跪拜也復工山呼是時恨少畫師在殿陛
承旨畫出麒麟閣上美人獨占丹青圖但聞金
縉羊酒賜不已淋漓御墨霜毫濡奎藻頌成四
章章四句將軍謝恩旣畢捧讀未半心先輪奇
男子何區區從今巾幗羞眉鬚却後十年重討
賊忽驚名與同行俱周鄭鼠璞豈無辨魚目那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溷真明珠緩追賊敗公事左帥誰言是丈夫

兩賊渠

自己已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
一呼中原游民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
皆鋌而走險潰兵與饑民合而流賊起秦
晉二省無處非賊其始安塞人高迎祥倡
亂自稱闖王有八部闖將之目李自成與
焉自成米脂人父艱于嗣禱華山神夢一
衮冕若皇帝者來曰以破軍星爲汝子而

生自成因呼皇來兒父死不事事年二十
餘執役銀川驛旣奉裁減益無賴數犯法
嘗械遊于市妻韓氏與縣役通自成殺之
亡命爲兵值奉調兵譁遂殺主將反自成
于迎祥爲甥舅旋往從之後迎祥爲祖寬
所擒自成收其餘衆復稱闖王張獻忠膚
施人與自成同年生初爲府隸後爲鎮兵
以淫掠見收鎮將奇其狀貌力請主帥得
釋去從神一魁爲賊崇禎四年辛未賊衆

合爲三十六營自成獻忠咸在獻忠面黃
初號黃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明之天下
竟盡于兩賊渠矣先是崇禎元年戊辰三
月二十日昧爽全秦天赤如血五六月
西安有孽火入人家四月至七月不雨八
月恒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本兵大饑亂由
此起二逆皆秦產天變蓋不虛云時謠言
十八子有天下又張家長李家短二逆並
竊自負不知神器自有歸也

兩賊渠張與李同年生同時死米脂膚施近鄉里秦中災異良有以迎祥一魁爲禍始符讖俄傳十八子張長李短心竊喜兩雄並立無是理乃爲真主驅除耳皇來兒曾械市八大王瀕九死當年國法不容私篝火狐鳴寧至此嗚呼喪敗總由天裁驛調兵若或使思陵帝德終難毀

劉狀元

甲戌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御筆點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三

用其一鮮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帝親

灑宸翰更其大半時諸進士牽關通內閣

先得題旨制策皆宿構及入對倉皇不能

別出心裁答問多未脗合惟杞縣劉公理

順硜硜自守初無所揣摩條對循題特爲

詳切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硃圈

十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是科進呈卷

不當上意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劉卷

在其中帝覽而善之遂拔置第一輿情未

厭也後甲申之變劉自縊闔門同殉者十
八人羣賊尋至其家乃知已死流涕告人
曰此吾鄉劉狀元里居仁厚我輩欲相保
護以報其德奈何至此下馬羅拜哭盡哀
而去

劉狀元天子知大廷對策三百人一一鉅麗工
文辭更喜梯通有捷徑揣摩預就來形埤惟公
始進必以正勿欺二字爲先資千載遭逢不世
主親灑宸翰何淋漓閣擬須臾改略盡題旨纔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詩

下人愕眙宿物胸中苦沾滯公無所繫襟懷披
伏讀詔旨再三過敬承清問條答之盡去浮華
取切實欲當上意非公誰句臚傳唱名第一獨
信猶復招羣疑才望未孚流俗論豈識落落貞
松姿劉狀元賊黨知我鄉我里感公德爭先保
護紛而馳到門闐然音響絕舉室共盡靡孑遺
奈何深恩復大義下馬羅拜同聲悲始信科名
以人重文丞相與公等期崇禎改元五六舉巍
峩接踵肩相差如公節烈誠罕見乃覺閭汶當

平時矜輦飾悅習尙異老成謂不如織兒老成
謂不如織兒蓋棺論定人心服帝鑑方知莫可
移

誠意伯

誠意伯應襲嫡嗣曰萊臣以幼爲庶兄蓋
臣借襲盡臣死子孔昭復冒之會大學士
溫體仁與同官文震孟何吾騶構難旣計
逐文何復以倪元璐爲二相臭味囑在廷
論劾莫有應者孔昭曾叅戶部尙書侯恂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媚溫度可用乃以京營總督缺誘之遂疏
論嫡妻陳氏現存而寵妾王氏紊制冒封
章下所司看議倪前妻陳有故而去再娶
王亦名家女實非妾然竟坐冠帶閒住有
許重熙者纂五陵注畧偶達帝覽頗見稱
賞中有譏貶誠意伯襲爵語孔昭聞而懼
疏並及焉溫擬旨下法司窮治帝不允僅
著斥革後溫圖報不能得京營特復武操
江以償孔昭旣爲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

盡臣母莫巧雲本出婢宏光竊號時冒請
贈伯夫人萊臣母胡氏出揭訟孔昭并縊
殺之孔昭在金陵恃翼戴功數言事橫甚
又與馬士英比淆亂是非薦阮大鍼田仰
排擊吳姓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諸君子
致大學士高宏圖吏部尚書張慎言不安
其位而去金陵旋失孔昭自太平掠舟順
流而東江行入常熟詭言起義停刳一縣
白糧滿載入海

誠意伯有此孫在家行篡逆在國那肯爲純臣
出身不正難自保鷹犬倚附權奸門權奸者誰
居政府依稀記得烏程温啗以京營使彈射翦
除異己如決藩五陵注出何人手煌煌大義春
秋存乙夜覽觀偶稱善羅織并及防禍源權奸
相爲持甚力遂令史才逸筆幾被秦坑燔嗚呼
同惡相求若市賈京營不得特復操江武備酬
前言操江勢燠灼赫赫何宣宣翼戴更新主再
怙君王恩恃寵爭權數言事朝野側目聲還吞

弑叔不已弑祖母天地翻覆日月昏顛倒是非
章屢上罪大惡極難具論誠意伯曷不念爾祖
開國勳貽誤國賊泉臺不畏神靈怒國亡家破
身顧全刼掠千艘盛樓櫓江行入海何所終漂
泊終爲亡國鹵幸教白骨不歸來免汚青田山
下土

復社行

十年三月吳人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
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

英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七

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並及多士命提學
御史倪元珙覈實元珙覆奏極言文聲之
妄旨責其朦徇降元珙官時復社立盟首
推二張皆銳意矯俗結納聲氣間有依附
竊名者未免輿論稍滋異同或爲之語曰
頭上一頂書厨手中一串素珠口內一聲
天如足稱名士天如溥字書厨以狀巾之
直方高大而時尚可知矣温體仁當國惡
諸正人計欲一網清流思借端發難文聲

本無賴迎合政府希進身而蘇州府推官
周之夔亦疏許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
名目皆溥采爲之倡體仁喜擬旨嚴究大
開告許之門乃有常熟民張漢儒奏許錢
瞿事而體仁反爲錢計遂又南京戶部主
事周鏞以論劾體仁落職還籍負盛名爲
茅茨于宅前布衣敝履聚生徒講學大吏
至造廬請教卿貳臺省事必咨之自告許
後更復社爲大社其勢愈盛丙子己卯兩

秋闈社中人大會于秦淮酒船數百艘梨
園青樓無賸者江南以爲奇觀社中人出
市人皆避之其舉止觀瞻可望而知也卽
僮僕車夫舟子皆揚揚有得色凡以聲氣
來官地方者兩司方面與治屬諸生皆雁
行講鈞禮曰盟兄社弟諸生報謁亦如之
讌會倒屣無間朝暮至擊職方郎于通衢
譟御史于胄學莫敢問每督學臨試二張
與鏞及翰林徐汧孝廉楊廷樞列薦郡邑

士動數千百毋敢不錄所欲得首以下如
響社中人取科舉泮遊如寄以故無論智
愚爭先投附以至倖躐科第恬不爲怪人
亦視爲故然自丙子丁丑迄壬午癸未而
國運隨之矣

社事安可無所以勵文行豈獨研詞章實藉通
性命輦輓寧取華縞紵聊相贈結好在素心亦
不資餽問倘復伸齊盟善交期久敬煌煌陳誓
詞和平達神聽乘車或戴笠貴賤終合併自古

萊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堯

已有然于今孰爲政不意明末年世衰風轉盛
婁東二張天下才主持復社何雄哉高名必爲
世所忌黨人獄起驚風雷清流白馬禍不止漢
家宗社成飛灰懷宗本非亡國主禁網欲設俄
仍開始知悉被權奸誤君不負士士乃以此爲
身嫌戴書厨捻素珠念天如浮夸詭異胡爲乎
國家三年大比士九州之秀來留都復社旣更
爲大社奔走海內羣然趨市人側立道旁避張
拱闊步皆吾徒僕御欣欣有得色呼伶挾妓隨

所須達官到門部民見盟兄社弟投刺俱御史
噪胄學職方擊通衢衡文使者奉薦剡聲傳響
應捷鼓枹一時附會半緣此此中要亦分賢愚
清者自清濁者濁吁嗟社事安可無

漳海疏

九年十月特起楊嗣昌爲兵部尙書時方
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十一年六月
改禮部兼大學士入閣仍帶管兵部服尙
未闕會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帝命

夾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甲

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
制之旨因推陳新甲新甲亦在制中嗣昌
欲授以自解也于是詹事漳海黃道周連
上三疏論劾嗣昌新甲並直斥嗣昌陰主
欵局七月初五日帝召對廷臣于平臺次
問道周道周奏對未畢嗣昌出班辯道周
當帝前面訐之帝怒切責道周道周不稍
屈且曰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堂則不
可在司馬堂前猶可在政府則不可嗣昌

一人爲之則可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
則不可又曰新甲可以來象昇可以不去
其辭甚直帝不聽叱之起尋降五級調外
任同時論嗣昌奪情者給事中何楷御史
林藺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降三
級調外任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等公疏
申救並請允嗣昌守制旨責其朋黨以景
文主稿削籍爲民南御史成勇再上疏劾
嗣昌命逮問楷藺友皆道周同鄉士春祖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聖

用賢萬厯中曾劾張居正奪情被杖戍者
時以爲異云

墨綬從兵事強起惟邊疆奈何覲面日安坐司
馬堂逡巡入政府其勢尤狃猖宣大總督缺時
正急秋防更引不祥人類聚必以方若云借解
嘲義例須求詳彼此稍有名欲蓋此彌彰況彼
亦無解變亂徒朝章前人爲何去泣血行奔喪
同是父母生去來不相當漳海秉大義三疏扶
綱常不知英明主那忽昏太陽一怒難挽回弃

置悲忠良人言貶謫無乃重我謂帝德仍汪洋
若問嗣昌肯輕貸卽免廷杖應投荒萬厯年間
有故事居正豈不如嗣昌同時諸臣劉與趙天
水繩武奕葉光更可異者臺垣封事後先上皆
與漳海生同鄉八閩山川頗生色吾道麒麟還
鳳凰

承乾宮

帝三宮周皇后田貴妃袁淑妃袁妃居翊
坤宮田妃居承乾宮如秦產也有姑爲要

英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聖

人小妻父宏遇因逸游事輕俠如生而纖
妍繼母多藝長而教導之旣入宮大幸性
寡言能伺上指而後發知書善畫鼓琴所
居常若蘅蕪香襲而不散雖盛暑御禮服
無汗帝令啜熱羹以試之卒如常承乾鋪
設皆宏遇外備母家本維揚盛陳江南器
翫壁間字畫無不精好諸甘果亦以非時
進帝入夕心獨喜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
蓋行日中如命作籬條覆之從行者皆得

憇焉又易小黃門之舛已輿者爲宮婢帝聞之以爲知體又于宮西建一臺壘石爲洞蒔花藥張帷坐其旁邀帝奉酒曰臣妾自發家府財爲上築玩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副次綃衣五采一日數更爲華寵帝冠舊綴鴉青石間以珠如易珠爲珮而後尙以石望之則有光矣宮中燈鏤金匠匠妃三分其圍去一爲方空而用輕綃幕之欲其明也其巧思得帝意皆此類間侍帝鼓琴帝情悅豫因語于后曰后獨不能此乎后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績且妃從何人受指法帝色動詰妃妃以母授對因請召入于妃所試一彈帝乃悅后雖大度然以妃寵固欲裁之以禮歲節朝見天寒翟車止廡下良久方召進御正座受其拜拜已遽命下矜重無他言而袁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于便座甚歡妃聞而大恨向帝泣其父教之上書陽

引愆用微詞爲挑搆帝在交泰殿與后語
不合手推后仆地后憤懣不食欲自裁帝
尋悔遣中使持貂襜以賜且問起居后勉
爲一餐久之帝重大體傳旨如修省退居
啓祥宮三月不召后于永和門看花請召
如帝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乃相見如初後
皇五子薨于啓祥宮如還至承乾亦病篤
帝數自臨視如囑託外家兄弟而歿帝思
之切心知其姊妹美艷然竟不問也袁如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四

能騎射僅生一女寵愛去田如遠甚父祐
亦謹畏與宏遇異

承乾宮中香不散百和氛氲生寶篆更有蘅蕪
氣襲人繞屋四時花爛熳貴如芳艷絕凡塵每
日凝妝憑玉案畫蘭纔罷復臨書簪花好格尋
常看外家自出本維揚陳設江南多器翫非時
珍菓亦能來太廟年年新未薦君王入夕顏色
歡翫月臺邊張幕宴六宮妝束如等閒獨任心
裁施巧變首服偏因不副華綃衣五色光凌亂

帝冠煜煜尙鴉青更易珠琲覺璀璨鏤金減去
幕輕綃燈輪似月雲中見意得分明不自言邀
恩往往蒙稱善偶當盛暑御禕褕帝旁侍坐全
無汗熱羹命啜亦如之玉肌清涼頻歎羨絲桐
指法果誰傳阿母瑤池來內殿帝心豈以后言
猜妃避嫌疑多遠算昇身換却小黃門居然欲
作宮闈範夾道籬條覆御行侍從人心收殆遍
后裁以禮分固宜翟芾朝正風卷幔遲遲召入
速遣歸玉齒何曾微露粲袁妃傳免乃不遑握
夾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墨

手歡然竟昏旦微辭挑搆數引愆妃計誠工幾
發難交泰殿驚雷電啓祥宮隔河漢永和門重
相見承乾宮魂遽斷纖妍黠慧女弟同帝不重
色無留戀幸妃早逝有陵園合耐他年坏土奠
儼陪體魄並中宮袁妃可惜孤墳薦一能騎射
一琴書才色俱爲當代選奈何承寵竟懸殊賢
否徒分外戚傳

新女子

乾清宮後廡有青霞居帝所宴息處常幸

御者八人名曰新女子帝不欲多子御幸
有身輒服藥去之故後宮無以位號進者
帝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
中從無晏樂之事近御宮人有夫人牌子
常在大答應小答應等號皆正色臨之一
無戲言卽田貴妃婉慧得帝意亦稀進御
未幾被譴以憂死後乃有爲永和宮詞以
訕帝者比帝于陳後主唐明皇嗚呼過矣
青霞居內天如水花月年年空旖旎君王寔息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吳

遠宮闈左右參隨新女子卷衣抱被日焚香幸
御寥寥八人耳有身往往不教留位號三宮爰
止此其餘名色取備員疎逖惟堪供給使況復
焦勞十七年辛苦夜眠常早起幾曾宴樂得從
容却比華清同結綺宮詞誰所作無乃非其真
亦常叨侍從陪輦爲親臣恣意行謗訕晚節甘
失身若逢新女子應笑舊才人

九蓮見

武清侯李誠銘神宗生母慈聖皇太后外

家也崇禎戊寅帝以國用匱乏爲憂大學士薛國觀倡謀勸借謂在內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李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清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旋奪爵房屋俱入官于是李氏甲第售于人繼以西直門外之海淀銖銖兩兩不能滿其數至于扇珥佩悅諸小物悉懸廟市諸戚畹合詞請寬不允遂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悼

靈王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于宮中帝大悔悟諭停追比復武清侯爵房屋祿米仍頒給焉九蓮菩薩宮中以稱慈聖者也帝初年崇尚天主教大學士徐元啓教中人也旣入政府立進天主教之說將內廷供奉諸佛像毀碎至是王病篤帝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慙數帝毀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帝乃痛悔前事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

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先是慈聖愷悌晚年尤篤念外家神宗體母后心恩澤優厚故李氏富名甲戚畹以及于禍

九蓮菩薩神宗母慈聖徽稱皇太后以天下養三十年戚畹承恩富偏久運逢未造多艱虞餉匱民貧天子吁誰爲此謀奸佞相勸借密旨來須臾當時寧止四十萬此日貲財微耗散追呼漸迫額不敷父子倉皇繼蒙難侯爵已奪家產空甲第售人兼海淀簪珥佩悅懸市門傷心並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哭

及宮中扇天子仁孝豈不思王言一出難輕變那堪懷抱三秀枯忽覺虛空九蓮見九蓮見戚畹生帝初不佞佛及此翻皈誠幻化安可知傳聞轉相驚紛紛休議論據理還平情腴削懿親固屬君相過優崇戚畹亦是母后自啓災禍萌不信但看明德后保全馬氏千秋榮

盧家軍

十一年九月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下勤王兵入衛初三日漏下二鼓

傳旨平臺召對盧策馬夜走都門平明入
朝帝溫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
幣畢問方略如何象昇奏命臣督師臣意
主戰帝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和都是
外間議論時樞輔楊嗣昌主和十七日嗣
昌至軍中會議盧面折之已復以手書力
詆嗣昌慚且怒定計必欲置之死兵餉呼
應不靈十一月初十日高陽陷大學士孫
承宗闔門殉難孫在天啓時督師關門有
功以忤逆奄罷已巳之後復起原官鎮守
二年邊烽頓息又以守正爲羣小構罷至
是完節乃革盧任聽勘盧知中樞爲難必
不相容因率親兵赴戰行至保定府賈莊
遇刺死朝議猶謂其亡捕隨營打點旗尉
俞希龍下東廠太監王之心鞫極稱其忠
勇有謀畧實爲刺客所中手書遺疏而死
之心以爲誑加之極刑身無完膚乃仰天
歎曰國家若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訖而

死帝纔入嗣昌之譖以其調度舛錯不准
予卹盧宜興人少年登第兩任畿內府道
卽以知兵聞後爲七省總理討賊所至身
先士卒斬獲甚多賊畏之相戒不敢犯盧
家軍也自調盧于邊賊遂猖獗又以中樞
齟齬不竟其用惜哉宣府甯承芳驍勇善
騎射爲大同守備盧巡邊見其岸異命之
馳騎承芳馳且射盧亦馳且射逐兔一發
殪之徐按轡與承芳論射雖老于行伍者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辛

不能及承芳心折焉國變後爲人述其事
猶歎息不置云

盧家軍天下聞主帥儒者武且文當年七省爲
總理斬獲大賊多功勳調邊去未久滋蔓仍紛
紜時亦有才非不用大運欲去中乖分奪奪他
人情欲放公守制時危留督師勤王催入衛夕
呼朝至對平臺天語褒嘉賜金幣立言主戰違
廟廊掣肘中樞潛定計兵餉呼援總不靈齟齬
惟堪死自誓賈莊遇刺疑假粧追捉部曲如捕

亡嚴刑酷訊辯益力忠義所激辭慨慷卹典不行則亦已誣忠爲逆安可當前有督師功頗著落職兩被羣小傷是時居鄉闔門殉同歸大義扶綱常後有督師功罪半兵敗不死人非常傳聞捐軀已報國親臨哭祭擄宸章世間萬事有真假莫怪窮搜遍戲下只愁輕易負盧公將來無復全忠者少年科第況南人騎射誰知早軼羣裨將曾輸王叔馬敵人敢犯盧家軍

閣臣來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十五年正月元旦帝御殿受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顧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遂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聽命帝曰閣臣西班牙來蓋以師禮待之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帝又曰閣臣西班牙來遂有一奄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閣臣趨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尙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語畢卽轉

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言敬大臣朕此
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
天下治平朕于諸先生有厚望焉閣臣跪
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當敬的言之
再三隨諭先生起閣臣始起轉下叩頭帝
還宮復補頒諭旨時閣臣爲周延儒賀逢
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云

朝正旦廣殿開禮旣畢羣工回下寶座帝念哉
傳旨召閣臣來命轉西紛驚猜帝乃言朕有懷

夾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古聖明資鹽梅崇師道良巍巍今朕師惟汝諧
穆元辰占三台端冕揖向西階稱先生思就裁
繫羣相跪且謝臣何能名敢假帝歡然旨再宣
先生起各勉旃甫還宮旋頒諭勵初心邀永譽
嗟盛事恨非人時閣下有六臣彼延儒真鄙夫
若四知徒纖兒陞與演奸且險卽照乘才不勝
秉公忠獨逢聖不負恩能盡命如此人正當敬
惜未幾辭政柄知人難千古鏡

江夏哭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帝召會推枚卜諸臣
來中左門同閣臣賜飯畢先召諸閣臣入
德政殿賜坐次輔賀公逢聖時已奉旨允
放猶被召入見忽大哭久之帝移駕入中
極殿閣臣亦入殿留坐賀復大哭拜跪數
十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禮辭朝復大
哭不止見者怪之賀公居身清正不和于
時再召未久旋即告歸十六年五月三十
日獻賊陷武昌賀全家殉難大節凜然賊
亦重之稱之曰賀佛此時陛辭痛哭必憂
國憂君明知禍敗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
言者而同輩泄泄反以爲怪所見殆不如
賊矣噫

漢文是何時賈生處何地新進值承平尙存久
遠計不諱獻昌言痛哭還流涕江夏爲相臣復
際懷宗世再起況殊恩隆隆次輔位兵寇正交
偏民貧餉日匱國亡在須臾孤忠魂屢悸同事
不同心艱難誰共濟尸素分豈安賢路當引避

子告入辭朝滿腔齋血淚一慟遂失聲淋漓濕襟袂旁觀盡愕眙爭目爲怪異愛主獨拳拳容身皆泄泄哀哉江夏城四面來賊兵守陴不能固街衢賊縱橫全家此靖節當宁方震驚乃知聲淚溢憂辱關至誠追思痛哭辭朝日屈指一年猶未畢却後何曾更一年天子倉皇殉社稷君臣生死別離間想象風雲應變色彼昏同列竟不知所見分明不如賊賊黨猶能稱賀佛

決黃河

夾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畜

十五年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
王先後捐庫銀百二十萬兩復捐祿米萬
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饑色城北
平餘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守
固且不知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計決隄灌
賊九月河決賊偵知之先移營高處然亦
畏者沉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
北門入穿東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
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以下官悉乘小舟

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諸王及宮眷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舟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賊浮舟入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礮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岸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賊心艷已久

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積憾矢必拔常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乃自決人民廬舍淨盡惟斷垣蠹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卽發銀十萬兩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派宗室及被難饑民

決黃河決黃河開封城內翻白波開封城外青
陂陀本擬決堤灌賊壘圍城一解揚凱歌誰知

灌城不灌賊河伯逆命當奈何賊早移營據高處移營未畢迴盤渦賞糧甲仗了無損平沉萬卒亦已多可憐此城佳麗甲天下珍寶山積當費十萬牛車馳若論子女不啻以億計盡付水族漂泊風浪愁青蛾中有諸王與宮眷城頭露宿那復分寢叱天猶助虐降霖雨七日不止悲滂沱督師舟迎僅得免達官何幸相從盡出無偏頗遺民數萬棲山頂夜半復聽軍聲過賊兵官兵故皆在彼爭此奪尋干戈乃知斯民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遭末劫一死已定逢百罹死賊死兵等死耳不若滔滔逝者猶得潔身清白罔或蒙疵瑕吁嗟賊圍已三合嬰城拒守功難磨沈河始終不下賊吏議寧良朝廷苟樂哉司李儼列柏惠文柱後冠峩峩一官百萬生靈博溟漠那顧于天和何必奇謀驅大賊但誇妙計決黃河

乩仙降

宮中故事值歲杪書符召仙問以來歲事無不應者至十五年召之不至良久真武

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
召者帝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尙
有未降生者否乩答云惟漢壽亭侯受明
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
不應矣

真人氣盡朱家巷夜妖氛纏日虹今年已過
卜來年宮中例請乩仙降乩仙不降天子疑齋
心默禱又移時奮筆畫沙沙作字自云真武來
下乩年年故事憑乩卜今日何須言禍福天將
來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七

盡已生人間應召寥寥休再瀆帝感滋甚再拜
詢天將下生必有因意欲何爲乞明示猶未下
者寧無人答云漢壽亭侯在受明恩厚不忍背
其餘實已無一留請自思維言不再乩靜沙平
聲寂然微風出戶過爐煙再三叩問終無應喪
敗從知果在天

懷總憲

十五年冬行人司副熊開元應召陳言以
劾首輔周延儒得罪給事中姜埰救之並

下錦衣衛獄究主使廷臣申救者甚衆帝愈怒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左都御史劉宗周奏朝廷待言官當有體卽有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埰因言下詔獄大于國體有傷又反覆論救言頗激切帝大怒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何傷國體似爾愎拘偏迂成何總憲命公侯處分輔臣同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部尙書林欲楫兵部尙書張國維刑部尙書徐

石麟工部尙書范景文兵部侍郎馮元飈亦皆跪求帝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僉都御史金光辰奏宗周賦性硯直與開元不相往來臣同官極知之其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帝曰金光辰也著議處已五府勳臣同出班跪求寬宥帝不許諸臣出召輔臣再入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輔臣持不放同至御前跪繳旨救益力惟首輔辭甚緩久之

帝舉筆去刑部議罪四字吏部尙書鄭三俊上直臣可惜疏刑部尙書徐石麟亦具疏言老成當留不納又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亦下刑部議罪宗周竟去國

總憲懷相公逼天子惑朝廷諸正人議論不肯息積疑在宸衷每謂朋黨植言路本天開忽復生荆棘行人疏至公給事辭更直投鼠忌已深批鱗怒轉極詔獄命窮治處分懼不測方將究主使旁觀忍塞默懷總憲豈不知意氣所激敢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五

顧私願因廷對論列之乞爲言官存大體有罪但下三法司詔獄未免傷士氣裨政實匪盛世宜矧此二臣罪當宥臣愚觸忌干聖慈奏對未終天子罵懷拘偏迂汝當罷況忝總憲願言官主使情真法無赦衆輔臣出班求尙書侍郎爭叩頭僉憲措辭稍形迹幾希同作桁楊囚五府勳臣亦申救公道不泯非人謀帝雖未許顏色改議罪旨出宣羣宰尙令奏繳得從容消息挽回知有待已蒙追罪復邀恩請惜直臣留老臣

尚書為國心應切投網何來一舉人

諸暨學種花莊郭氏藏板
金陵蘇德順刻於募情菴

茨村咏史新樂府

卷之上

六

茨村咏史新樂府卷之上終



05115

